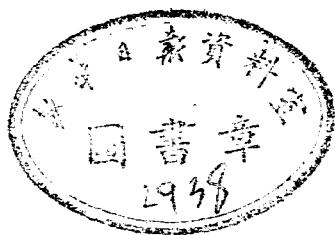


豐碑

歌春

★



九四五年三月出版

星底夢

歌 青 春



謹以此冊敬獻給

體姑 昌叔

因了他們十餘年來肩負起

先父 先母

所遺留的教養之恩

目 錄

有贈（代序）.....	9
-------------	---

I

星底夢.....	10
在南方.....	11
西子湖邊.....	12
當春天靠近我的身傍.....	13
江上.....	14
五月的雨.....	15
雁.....	16
秋.....	17
寒園.....	18
窗與瓶花.....	19

II

我愛.....	20
鴿鈴.....	21
向日葵.....	22
囚獅.....	23
塔.....	24
春天的雪花.....	25

III

異鄉草.....	27
生活.....	28
開學.....	30
病中吟.....	31
鄉戀.....	33

IV

桃色的雲絮.....	34
敏子，你還正年青.....	37
紅葉.....	41
初夏夜之風.....	44

V

風箏與小艸.....	45
棄嬰.....	49
秋瑾墓前.....	52

跋

星底夢讀後 (穆 遜)	55
青春的歌手 (祝無量)	57

有 贈 (代序)

呈一切愛好詩歌的友人

無詩的日子，
心中掛滿太多的寂寞。
無怪你會說：
「這些日子，我驚訝你
抹上太多的沉默。」

恕我筆鏽墨壘寫不盡
心底潛藏的浪花。
但大海不永遠咆哮，
山洪不永遠奔跳，
山谷間青翠的松羣，
活着不也掛滿太多的寂寞？

可是當山洪腐徹大海的浪花，
松樹的沉默却變成歌嘯。
有天春天帶來陽光和鮮花，
南風播送詩的信號，
我也將為你歌唱而祝福。

星底夢

晶瑩的是滿天的星星，

純真的是無邪的童心。

黑夜中的孩子伸手向天

——「星星，給我！」

惹得母親笑：

——「寶寶睡覺，媽摘給你！」

孩子的臉

漾浮着笑靨，

喜悅滿天的星粒跌落胸兜里，

學姊姊栽花把來撒在黑土地：

「星星——開花！」

「願孩子，你多福！

星光下的夢，

會在未來的日子中開花！」

於是母親關上窗，

便也有一個星光的夢，

依偎作長夜的溫存。

在 南 方

在南方，
蔚藍的天底下，
我曾仰臥在青青的草原上，
凝望晌晚的太陽，
滾在西方草原的邊緣，
緩慢地，
沉落，
——滑下。

而青山的背後，
夕照還添一筆殘霞，
把叢林映成緋色，
連漪漣的湖水，
也羞作一層紅暈。

於是，
藍色的炊烟，
裊繞在稀薄的暮色里，
燥熱的風，
吹拂我那黝黑的健康的臉。
黃昏攏來，
自河岸叢樹的遠端，
掩蓋過我的身，
也緊捱近我童年的小伴侶。

西子湖邊

山坡鋪滿茂草，
石罅間蔓開
星粒般的野花；
西去的陽光卸下金芒，
暮色升起——
從湖山的遠方。

當黃昏停落窗櫺，
我離去冷寂的旅舍
走下山道，站立
在西冷橋畔憑眺
隱入於蒼靄的湖山。

消逝了，蘇堤六橋間
淒淡的幾點紅綠。
消逝了，往年歌都不夜的盛況。

豔麗的昔日，眼前
祇殘剩幽微的浮光。
如垂暮的老人深夜自悼，
晚風中的湖水低喟沉嘆。
何處飄來塵馬騁馳的蹄聲，
從茫茫的湖心將我喚醒。
我仰起頭來向四方找尋，
却發見藍空閃亮着一顆星
冲破鐵汁般的天顏高昇，
從童年起，我就認識它，
——那是落日光後的長庚！

當春天靠近我的身旁

當春天靠近我的身旁，
我漫步
沐浴於三月陽光下的街道。

割棄了秋天的愁傷，
擺脫掉冬天的冷酷，
我愛
春天那張熱情的紅額，
看路畔的梧桐，
伸隻綠手招燕子南來，
三月的太陽，
給宇宙塗層明亮的光彩。

我把手插在腰際，
在三月的街頭吹噓 哨。
微風掠過野草，
我的身緊裹住塵沙，
跨上那架在泥河上的橋。
抹抹臉，
讓汗滴滴向泥土罷！
在生命的太陽前，
挺挺胸，用我健壯的腳步，
和着春並肩一起，
朝向滿綴花朵的田野走去！

江 上

頭頂——

灰色的天。

眼前——

混沌的水。

白濛濛的霧在江上撒散羅網。

羅網中依稀有

幾片白帆移遠。

一輪紅日在水天的交界升起

射透濃霧，

放萬道金光

跳躍在水面。

人在江心，心在江岸，

小船中沉聽江水絮語不休。

抬起頭忽見霧氣消失，

隱若顯現

村舍的屋脊浮起江岸。

頭頂——

清朗的天

眼前——

浩瀚的永。

迎着風浪，劃破江面，

趁朝霞滿帆

正好撐過江去。

五月的雨

階前淅瀝，水管嗚咽。

五月的雨，

掛向簷沿下個不休。

流不盡煩厭的日子，

這生之磨難呵！

半月天晴，半月天雨，

才卸去雨衣，

脫掉了濕透的鞋履，

原想換一身乾淨，

上大街見太陽一臉；

不料，脚步剛跨出門檻，

迎面飛來一陣斜雨。

滿屋子濕漉漉的潮氣，

滿屋子陰沉沉的悶窒。

人像生活在狹溢的樊籠間，

冀望天邊的黑雲早日消散。

莫道煩厭的日子，

捱過一天又是一天；

忍看大好光陰

在眼前等閒逝去。

五月的雨，

到頭來終有停止的一天。

趁大雨滂沱，路途泥濘，

黑夜的燈光下，

且去書堆中找尋陽光的溫暖！

雁

「故國霜前白雁來」

——杜甫

倚窗凝向落日：
正半江紅樹，
一天流霞。
寥廓的長空有雁陣，
從漠北帶來秋風，

寥廓的長空有雁陣
從漠北帶來秋風，
却不帶來北國的音訊。
嘹唳聲聲，
江岸的蘆荻
連頭顱也愁得斑白的了。

秋

柔和的陽光徘徊在屋頂，
青青的小草匍匐在牆際，
巷子裏雖依然是
幽靜的一片，
冷風中意識着秋天的踪跡來近。

秋雨瀟瀟
似離人的淚水飄渺。
又如哀悼催人的年華
無情地隨流水西去。
楞看牆外的黃葉下墜，
在秋風的懷中訴說秋意深了。

鮮豔的紅葉掛向枝尖，
嫩黃的叢菊開遍籬笆；
薄暮裏，老年人
以低喟來追思消逝的童年，
寒江露白，
而秋天却又要匆匆地走了。

寒 園

日子似綑緊了的樂絃，
難得有餘暇的間隙，
可喜孩子的幾雙小手，
牽引我到冷落的枯園。

青翠的松蓋垂作屏障，
孩子指着它，嚷是
神話中仙人的鬚鬚。
攔住頑鴛的北風，
松伯伯吼一聲叱斥。

折一枝蘆葦算作戈矛，
遍地黃草權當它是沙場。
憶周郎赤壁的風雲氣概，
我席地看草坪上的鏖戰。
笑馬上的豪雄從人背上倒！
敗北的孩子這回做了
火燒連營時的曹操！

窗

窗開向着街，
三月的晨風掀起幃帘，
溜入室內巡邏階縫。

陽光篩幾縷稀疏的枝影橫窗，
教堂的晨鐘嚮起金屬的鈍音，
抑揚如中世紀的樂隊
鳴奏出一天安好的祝詞，
清晨的春霧於是便悄悄地告辭。

花 瓶

鮮豔的瓶花，
每在暖室中寂寞地枯萎，
爲的失去了陽光和露水。

浸蝕於生之苦刑，
連夢中也不見芬芳的花，
綿病的姑娘可甘心將自己
譬喻作無風自墜的瓶花？

我 愛

我愛我自己的小詩，
猶如我愛我庭園中的花卉。

我把它
一個字一個字寫下，
我把花卉
一棵棵地栽植培養。

筆是我的犁耙，
我掌握着它，
把貧瘠的土地來耘耕。
我願化作生命底落紅，
助長鮮花的開張；
猶如「地之子」的農夫，
愛自己的土壤一樣。

我滿懷着喜悅的心情，
去親近光亮；
愛燈蛾拍火，
殉葬它的志向！
我愛——
母親哺餵自己的嬰孩，
受盡辛勞的折磨；
每一個嬰孩，
都充滿了母親私心的偏愛。

我艱苦地耘耕，
不問明天的收穫怎樣；

我沉默地灌溉，
（用我生命的點滴）
像雪一樣地融化在地下，
滋潤沙礫中的花卉，
願化作蚯蚓
把貧瘠的土壤變沃野！

鈴 鴿

我慣於伴隨一身的影子，
擇潔靜的路街低思躑躅
愛對爬遍蒼藤的古教堂，
虔念釘死於十字架上的木匠；
或跼立三叉路間面向詩人銅像，
比擬作先知的化身來瞻仰。

黃昏的前路時有星火閃爍，
銀笛一般的鴿鈴高空嘹亮，
喚回我那遙遠的遐想，——髣髴
黑夜中夢見普修米魯士的火把；
又如電幕前浮映快樂的人們
伴着青春的歌聲飛揚，
五月的陽光下銀色的鐵翼吼嚮，
我的心隨向遼闊的遠天高翔！

向日葵

風雨之夜，
我懷念着荒郊中，
那野生的葵花。

那野生的葵花，
生就有一付倔強的性格，
——鋼鐵鑄成的脊骨。
在荒郊中，它撐住了黑暗，
在風雨中，它喜愛逞鬥！

在風雨中，它喜愛逞鬥！
任狂風在林梢咆吼，
暴雨在泥土上爆炸，
向日葵迎着風暴的襲擊。
等待雨過天明，
炎陽中就又將綻花，
向日葵，這英勇的硬漢！

向日葵，這英勇的硬漢！
在荒郊中，它撐住了黑暗，
在風雨中，它喜愛逞鬥。
掩不滅的是一顆熱切地
面向太陽的葵心！

囚 獅

在鐵柵前站住，
孩子，你用怔着的眼光
鑑賞樊籠間的雄獅。
你傾聽你媽媽睡前給你
講述老虎精的故事，
你爲雄獅的威容所懾住。

「牠不是兇猛的獸中之王？
牠不是會怒吼叫看客驚駭？」
孩子，你問得也真出奇，
但是，眼前的牠在四周，
已圍住了鐵柵，牠有怒憤
也祇得像貓一樣地蹲着。
「那末，牠已把樊籠錯認作家，
牠不會施展出雄力衝破鐵柵？」
孩子你膽怯，怕牠
用銳利的齒爪撕碎你的肋骨？

「不，我爲什麼要胆怯？
山林中的獸王囚落在樊籠
牠的遭遇是公平的嗎？」
孩子，是誰啓示你這些
富有智慧的話。
誰能說風雷不會捲起災難，
而鐵柵有一天竟要折斷！

塔

塔——

矗立於甬江的灘脚
像剛邁的老人鎮守着田野
潤澎的江水似奔跳的孩子
日夜吹嘹唳的口哨
風愛趕捲路途的塵沙
搭一幅霧山般的灰紗
而頻經霜雪的塔鈴
遂以嘶衰的蒼嗓伴隨
暴風狂嘯的秋潮，以
迎訝來自遠方的風沙

鴉羣急遽地在荒原上空飛掠
投滿翅的暗影遮斷塔的額角
土地是綿病的垂死者緊綑了眉結
有回鄉人披沾迢遠的塵沙
從夾江的山坡透越林梢
當黃昏的星辰在天心
散開閃耀的燈苗
迎向九月晚風中的故家
遠行者加緊步伐
望塔尖又再度綻放了心花

春天的雪花

春天的雪花
飄落在
二月的原野，
二月的原野
僵臥在銀灰色的酷寒中
是寂寞而又荒寥。
陰黯的天穹
遮覆着濃密的彤雲，
依舊是十二月的北風
吹凍了河水，泥土。
寒冷侵襲入人的肌膚，
生起一陣寒顫。
誰若跑向大野
……連呼吸都變得窘促。

像棉絮織成了灰網，
默默的雪花翻舞在天穹。
沒有太陽的日子，
依舊是冬天的景緻；
隔着窗
看翩翩的雪花墜下，
懷鄉者思念起遙遠的故家，
渴望明天上大街浴一身春光。
遠方的春天溫暖了年青的心，
夢寐中找得了失去的歡喜，
醒來却又怪不該笑得太傻。

隔着窗，
雪還在落着，落着……
灰澹澹的天，
白茫茫的地，
片片的雪花裏
飛掠過烏鴉的疎影，
（好一幅自然界的黑百畫！）

是冬天一似的春天，
天空中不見了那顆黃金的太陽；
雪掩沒了山巒溪澗，
雪遮蓋了村落，作坊，田野，
春天的雪花
 伴着塵埃微菌，
闖過了都市的鬧街陋巷，
帶來疾病，飢餓，災殃。
但是節季早已送葬掉冬天
春天的雪花再也落得不能久長，
蘇生的春風盪漾大地，
 用溫暖的手拂綠了田野山巒。
在陽光的照耀下，
懷鄉者離去狹隘的小室，
踏上烏黑而又寧滑的大街，
跨向田野去尋求春的影跡。
 瞧——
黃金色的太陽下，
枯草的田間不是
已經有人在耘耕！

異 鄉 草

——給 石 琪

「獨在異鄉爲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王維

誰家的燈火輝煌，
誰家的兒郎夜啼，
誰家的人又還歡樂地
團聚紅燭守歲一堂？
稀疏乏力的幾聲鑼鼓，
撩不了街頭的飢啼哀號。

黑夜的北風猖狂，
夾陣急雪緊打在異鄉人的心上。
睡夢中遍遊了受難的家園，
眨眨眼，鄰家未滅的燈火，
猶且啣接着天光。

聽遠處的晨雞報出了破曉，
昂頭看朦朧的霧層外，
已可以瞧到——
新的一年跳躍着輕快的步子，
在曙光中走近！

生 活

古井的水不掀浪，

畫中的樹不開花。

這日子

人的心田不長美好的芽：

茂盛的——

是無憂的貪婪

萎凋的——

是互助和同情。

連天漲風，

捲展無垠白浪

衝破生活的堤防，

似洪水湧來都市的街坊。

狂風震撼

脆弱的心弦

怕沒頂的浪濤

會把肉體

深葬在海底。

洪水貯藏不平靜的波

使勁推生命的船隻

橫向死亡的港。

古井的水不掀浪，

畫中的樹不開花。

這日子，

誰料嬉笑竟變作奢侈物。

關切的——

是潮水的昇和降

漠然的——

是窮窘和疲勞，

春風吹不散愁雲，

日光也跨不過黯澹的門檻。

誰能在街頭找得出

幾個人的眉尖不打結！

誰又能料猜生活

不饒人到這樣？

成天磨穿腳跟

肚子還在噤哩咕拉！

生命像匹跋涉了萬里的疲馬，

踟躕於古城的關卡，

縱使你是萬夫莫敵的英雄，

或是久經沙場的好漢，

可能抵擋得住千斤閘的墮身，

有一天，怕不把你

壓成一團肉漿！

風又猛，

浪又大，

爲了生活，

人人都在沒頂的浪濤中掙扎！

開 學

好似隔宵剛忙着趕考，
怎的，今朝熱風已殘剩尾巴？
想安閒地袖起雙手，
無奈時光老人不肯一步停留。
（這日子，你還想偷閒苟活！）

屋廊里充滿的全是談話，
課室中響起一片朗笑，
（驅除了封塵的寂寞。）
年青的心嵌顆希望，
放開脚步在人堆中飄盪，
忙不住招手，
跟幾張熟悉的臉子，
點頭答笑；問：
「漫長的假期中作了些什麼？」

可曾有誰？記起——
被金錢推出校門的友伴：
那些同樣年青的人，
給生活打了耳光，
在人生的漩渦中翻着筋斗，
去領受人間的冷臉熱嘲。
（幼弱的肩可能擔負得了？）

病中吟

一些些微的失愜，
（許是受了秋風的播顛）
招來了病魔的降臨，
囚禁在床間，硬要跟它去親近。

第一次，我發現自己跌落
在灰牆的岩縫裏，透不過一口氣。
天花板緊盯着我的眼，
我認識它，
那張不懷好意的兇臉！

我躺着，忍受病菌的侵襲，
「冷」和「熱」流轉在體內奔馳。
四周是冷冷的壁，
雨的足跡柔踏成
一幅剝蝕的畫——骯髒而又拙劣。

迴望窗外的一角藍天，
浮雲飄移如白帆片片，
心想凌風駕空，
好去睡夢中找尋仙境，
驀地，街里中嚮起
一片噪雜的擾聲：
是辟啪在打牌，
無線電開得嘩啦嘩啦，
是「鴨膀鴨舌頭」的叫賣！
誰家女人在咒罵；

還是對門的婆媳又在吵架？
——這擾聲交織成一股洶濤，
直如昏迷中當頭一聲吆喝，
隨着街車轆轤駛過床前，
和着耳鳴在枕畔，

捲來一陣急瀉的驟雨。

病床的生涯消蝕了我的面頰，
陰沉的氣氛叫我想念

遠方的黑土地帶：

那照耀於秋陽下的家園，

山頂蒼鷹的翅膀綴上寒星幾粒
蕩蕩的河水向我的眼簾湧躍而來。

（呵，黑土地的動脈，

幾時我能重駕扁舟，

橫渡過你的胸膈！）

終日數不清煩惱，

靜視塵粒在陽光下舞蹈。

或看交錯的竹竿，

扯幾塊尿布搭成一堵城牆，

攔阻我欲穿透長空的視野。

我，胸腔中跳躍着

一顆年青的心呵！

我，冀求快一些起床，

掙扎出死的懷抱，

走向好久不見了的街道，

重溫堆積着塵埃的字行，

我知道友人已等待着我去拜望。

鄉 戀

燕子南來，
山茶已塗紅山崖，
布穀鳥聲聲鳴啼，
紫藤花已瀟瀟和白雲同飛。

你，懷鄉的遊子，
何頻頻仰天望斷
 幾個黃昏星夜。
星牽起家鄉四月裏
水田的禾秧長得蔥綠
河畔的垂柳彎腰。
那童年時代的遊伴——
姑娘作了孩子的娘，
少年也當了家，
肩起生活的重壓
和泥土日日相惹，
 讓風霜炎陽在額角
留幾條辛勞的痕跡。

這些年頭飢荒交加
大戶的賣田質屋，怕搶怕盜。
貧困的只得流浪走他鄉。
想年老的爹娘
 爲兒女倚望門牆
又添幾星白髮？

桃色的雲絮

夜 雨

我的心，
靜靜似藍色的海，
沒有風也不起浪，
突然，
在海天的遼空間，
浮漾起桃色的雲絮。

六月的夜雨

踏着——

滴……滴……滴的步子，
走近了——
在雷聲彈奏一支
輕佻的曲子。
在記憶中撩起
一聲細微溫柔的喊聲！

朝 霧

昨天，
我又見到了那個人
在梧桐樹的路街邊，
低着頭默默地跑過。
是天際飛來一支金箭
向我心窩射過。

我回來了，

我悽喪地回來了。

我咀咒我自己——

爲什麼？

我不敢昂起了頭向前走！

我回來了，

我悽喪地回來了。

默默的把粉紅的玫瑰子，

祕密地埋葬於心底海。

（呵，但願不讓人知曉！）

我知道，

在我和人之間

有着一層春天的濃霧。

陽 光

千萬匹駿馬在跟着思索奔跑，

矛盾的浪潮在心海裏掀起洶濤。

我愛夜雨

聽着訴不盡戀意的簷水。

但是，我又怕它

給人帶入遠去的回憶。

呵，雨絲，灰色的網呀！

會把人的心緊緊的扣鎖。

我也愛霧一般的愛戀，

像夾上層藍烟。

（哦，霧一般的藍烟，

充滿了詩意。）

但是，

我又怕墮在藍色的霧里
望不見陽光的美麗。
呀！黃金色的陽光，
是火的烈燄，
鋼鐵的鍛鍊！

終於，

在矛盾的心底戰場裏，
我戰勝了私利。
在黃金色的太陽前，
我揮動理智的寶劍，
劃破霧一般的藍烟，
揚一揚手：——
「再見，親愛的朋友！」

.....

.....

敏子你還正年青

夜晚的雨絲又叩着窗子，
風挾着它在枕邊奏出
一支幽鬱的曲子。
微弱的燈映着古怪的影，
闔上眼，
被回憶的葛藤所縛住。
你的面容，你的瞳子，
閃爍於眼簾，
翻開了一頁頁過去的歷史。

三月裏杜鵑花開的春天，
你離開家鄉來到我們中間，
在學校裏你是一朵六月天的薔薇
——有着一份溫情
却帶着神聖的尊嚴。
敏子，你天真，你熱情，
你愛人們的愛，
你也恨人們的恨。
你亮着眼睛透看了這世間的面容，
你願分担人間千萬重的苦難！

放三年的韶光遠去，
敏子，你
可還記得江邊的別離？
海輪鑽着浪花，
海鷗伴着落日，
生活驅使我到僻遠的山城；

一年、二年、三年、
時間跨着闊步，
從此就很難能得到你的片紙，
只聽說有友人提起你，
——馱着過重的憂慮，
被流行性的傷感嚼蝕了健康。

以前我一些也不把它當做真，
懷疑那朋友有意把

芝麻誇張成麥餅。
在災難中經歷了幾許折磨，
因偶然的機遇又重見到你，
多年的友人聚集在一起，
正該叫人歡喜，却怎的
你默默地點頭無言？

敏子，

沒有電炬照耀的村落，
人們也沒在晚上停止生活，
黑暗裏住久你也會
習慣於微弱的光彩。

三年前你不見過？

清瑩的山溪灣曲地唱着
愉快的歌曲流過凝滯的沼地，
流過崎嶇不平的巖岩，
慢慢地匯集到遠遠的大海。

敏子，你聰明，

你該已明白我們所引的說話：

「你應該努力捱過這
沉悶而又苦難的片刻，
猶如初胎的產婦，
爭育新生的嬰孩！」

★

迴望古羅馬的城堞，
盤旋着兇悍的蒼鷹，
你更該像一堵山石
兀立在顫慄的大地！

敢是你對於我們的友誼
不願再提？
敢是你已習慣於
都市灰色的生涯？

當我回來的夜晚
我抑制不下汹涌的激動：
秋天的花朵會凋零萎落，
但是却不能叫我相信，
你會像一條蠶蛹吐着愁絲，
將自己緊縛在繭中。
那紛亂的雜髮黏貼在前額，
蒼白的臉已找不回青春的熱情
嫩子，
這是你……你站在
我面前……！
這是你，
曾經漾溢着青春的光澤，
燃燒着生的火燄！

這是你，
曾經被稱為熱情的象徵，
一朵六月天的薔薇！

冬天的風雪包藏着
未來溫暖的春色，
灰堆裏埋沒了的
火種將會燃紅那天宇。
六十歲的老人還常常說：
「到死都是年青！」
敏子，你
血液裏還不是沸騰着熱液。
死去的太陽明天要昇，
停滯的水流也有
泛濫浪花的一天。
何況是你，
敏子，你還正年青！

白落時 紅葉 南國相思子

——紀念一位北國的姑娘——

雁來紅，
是熱情的火燄，
這火燄燃燒着青春的生涯！
楓葉是你的所愛，
記得那年冷豔的秋天，
你曾經在茵夢湖的扉頁
題着一片小小的紅葉，
「紅豆，南國的相思子。」
楓葉紅在北方的原野而
也是贈與年青人最好的紀念！
留着它，毋忘一顆青春的心！

在春暖花開，

雁來紅紅了時節，
我們相識，
當秋天，落葉滿徑，
看七角楓紅遍江南，
我們却又匆匆分別！

春天，我們相識，
秋天，我們分別，
如今我孤獨地隨着落葉，
徘徊在林園的籬邊，
把茵夢湖的扉頁反覆地熱吻——

像萊茵哈德牽起伊莉莎白，
我懷念着你，
遠處在北國的姑娘。
當第二個秋天，
七角楓又紅豔了的時節。

當秋天
七角楓又紅豔了的時節，
我惦記着你。
扉頁上的字句雖
依舊俱在，
褪了色的楓葉
早已飄失。
而你，關山萬里隔着重巒，
却像在眼前依舊
閃耀着溫暖友情的光焰，
照徹我沉悵的胸懷；
放射着青春的熱力，
燃燒起我生命的火焰。
你是盞路台燈，
照亮了我青春的道路。
於是我將你授與我的愛，
去分授與需要愛的人。

雁來紅紅在春天，
七角楓凋在秋天，
一般是迷豔着紅葉的季節，
却一忽相識，
一忽離別！

雁來紅，
 是熱情的火焰，
楓葉，
 是你的所愛。
七角楓凋殘時我們分別，
你對我說：
「忍受着漫漫的長夜，
渡過寒冷的冬天，
當春天，
雁來紅紅遍江南的時節，
我會回來！」

你將和春天一同歸來，
這該不會騙人！
雖然自你遠離，
 已是第二個的秋天，
但是我相信你猶如我相信春天；
呵，你會回來，
 你一定會回來，
你將伴着春天一同歸來！

初夏夜之風

初夏夜之風

風來玉荷香陣陣

有少年人

散步於寂靜的夜街

默數着街燈

一盞二盞，閃爍着

像鄉間七月的夜晚

浮沉在湖上的漁火叢叢

少年人跌落在回憶之谷中

沈迷於綠色田野底夢幻

突為高樓的琴鍵所震醒

披亞娜流瀉藍色的多瑙河

如泉水淙淙

漫向都市的夜空

喚回舊夢種種——

奏小夜曲的人，可也在

以生命的音符排遣她的黃昏

當初夏夜之風

飄來玉荷花香陣陣

風箏與小艸

——獻給童年時代的幼小者

三月的郊外，原野里青
青的小草在春風中搖曳。

滿天的風箏在晴空鳴嚮。

風箏：（高踞在半空中唱着）

呼呼呼 和風在我耳邊作響。

我的身子自由地在高空徜徉。

呼呼呼 朵朵的白雲在

我頭頂浮漾，

我昂起頭來向着太陽。

小艸：（在和風中搖擺）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我們忍受了風雪的踐踏，

我們熬過漫漫的黑夜。

暗地裏我們 萌芽

風雨中我們長大。

春天賜給了我們新的力量

如今我們又在太陽下復活，

風箏：（忽然瞥見小艸，

頓呈輕蔑之色）

呼呼呼 我的身子自由地

在高空飄揚，

連鳥兒也羨慕我高翔。

呼呼呼 你地下卑賤的小東西！
只會俯仰在人的腳底下。
呼呼呼 你這個沒骨的軟胚！
你隨着風東倒西斜。
呼呼呼 你顛顛地彎腰過活，
低了頭討人的可憐。
呼呼呼 你還沒用的小東西！
呼呼呼 你還沒骨的軟胚！
呼呼呼 我可和你們完全兩橛，
呼呼呼 我的身子自由地
在高空徜徉，
呼呼呼 地面的一切都在我的
腳底下。

小草：

風雨中我們萌芽，
艱苦中我們壯大。
我們平凡地活着，
靠自己的力量！

你，高高在上的風箏先生
你倚着人力，仗着風勢，
因此你才能在天空浮飄。
並非你和鳥兒一樣，
有翅膀可以自己翱翔。

你呀，高高在上的風箏先生，
且莫得意洋洋，如此驕橫，
別忘掉你身背後的線，

可還牽在別入手掌中央！

你呀，你這神氣活現的風箏先生，
你說你和我們完全兩個樣，
我們也豈甘同你苟合。
你生活在半空，
我們生根在地中，
我們默默地活着，
幹嗎要眼紅你憑空高昇。
現在你也不用驕，
你也不必傲，
飛得高，提防明天
跌下來的痛苦也更大！

★

一陣風雨以後，紙鳶斷
了線，掛在電線上掙扎。
風箏：（挨壁嘆氣地）
嗚嗚嗚 怪只怪那天作怪，
怨祇怨自己命運不佳。
一刹那的榮華全化作
眼前雲霞！

嗚嗚嗚 鳥兒還滿天飛翔，
小草還依舊俯仰。
嗚嗚嗚 可是我的骨折斷了，
我的肉也撕裂了！
嗚嗚嗚 如今動也動不了！
嗚嗚嗚，嗚嗚嗚……
小草：（經過春雨的洗濯，

更顯得青蔥勃勃)
暗地裏我們萌芽，
風雨中我們長大，
我們生活靠自己的力量！

你可憐的風箏先生，
一分鐘之前你還趾高氣揚
說地面的一切全在你的腳底下●
如今你遭了挫折，却又怪
老天作怪，命運不佳●
驕傲的人應該受懲罰，
怪只怪你自己不明白，
還要對人神氣活活！

你可憐的風箏先生，
你不知你自己原是
一付竹骨塗上一層紙張●
你不必怨人，
也不必怪命運不佳，
自己的幸福，
本該自己去掙得！

尾 聲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暗地裏我們萌芽，
風雨中我們長大●
我們平凡地活着，
靠自己的力量！

棄 嬰

教堂的尖頂耀着金色的波光，
慈悲的上帝

已厭倦於人間的祈禱。
十字架的圍牆外，
今天我又見到了一個
被棄掉的小小的生命！

你看：

春天的光景多麼地好！
姊姊領着弟弟
坐「打打」車去上學，
媽媽推着實實的座車
到公園看花花。

祇是你，

棄在牆腳邊
靜靜的沒人理睬你。

你——

小小的生命
僵臥在潮溼的角落裏，
像牆腳根的苔蘚，
「從汙穢里，汙穢里
你生出；
在汙穢里，汙穢里
你滅亡。」★

你——

小小的生命

僵臥在露天中間，
烏聲的沙礫是你的搖籃，
蒼蠅和你結成了友侶；
而螞蟥，這可惡的小東西，
却把你當做精美的食品。

你沒有那樣的權利——
可以喂着牛奶，
養得又白又胖，
一如那些公園中
在奶媽胸懷撒嬌的「小把戲」！
你沒有那樣的幸福——
可以坐在黑蓬的臥車裏，
旁邊還放着成堆的玩具。
你，小小的生命
像狂風捲走一粒埃塵。
你剛降臨這人間，
但人間竟不能讓你留住。
唉，世界是這樣的大
竟不能讓你呼吸一口氣。
（是的，世界是這樣的大，
豈多了你一條小生命！）

昨天，我走過這條小巷，
還看見你穿着你媽媽
給你穿上的新襖。
（母親的眼淚含滿了辛酸！）
你別恨你媽媽的殘忍，
（那一個母親，

「不愛自己親生的孩子呢？」
現今那裏還養得活你這個小生命。
你，小小的生命怎會
懂得人間的慘辛；
米店門口的長蛇陣，
吃口飯還得陪上半條命。
（爲噉飯，丟棄了你，
好去富貴人家當個奶嬬嬬，
苟延你媽一條命！）

今天，我又走過霉溼的小巷，
你的衣服已給人剝掉，
露着小小的肢體，
讓風雨吹打，
讓烏泥漿浸滲。
於是明天太陽煎乾了死水，
你的身子發着腐爛，
於是給野狗拖去！
沒有一個人會記你
——除了你母親。
也沒有一個空閒的人，
會對你可憐。
因爲人間的殘苛已教會了人，
憐憫救不了你，
眼淚也成就不了大事，
眼前的畫面要求他們
忍受更艱苦的來臨！

★史特林堡名詩

秋瑾墓前

暗雲密集，
電光閃射，
我來，自——
陰翳下的城。
勞髻渺遠的世紀前，
以色列民族的子民，
進謁荒圯的聖城，
朝向蒼鷹盤旋下的
耶露撒冷舉手哀禱；
漫天風雨迸飛作千行熱淚，
爲我向你——
秋瑾的英靈追悼！

萋萋的蔓草繞遍墓道，
風雨亭的廢址前我沉思彷徨。
霏霏的雨絲潤溼我的眼眶，
雨霧中的西子湖濛罩金色的光芒。
那豈是雨水反照的落日光？
那是你，秋瑾碧血匯聚的河蕩！

「勳刀的必死在刀下」★
秋瑾的血液鋪養
大地的子民英勇茁壯。
千萬人因你的死而掉淚，
千萬人因你的死而奮起，
更有千百萬大地的子民，

踐踏着你的血跡，
走向明天！

有誰能和你的榮名並列一起：
是法蘭西那駿馬鐵甲

擊潰強狄的聖女貞德？
還是那「不自由毋寧死」
而殉身斷頭台上的羅蘭夫人？
她們猶如疎落的晨星，
怎能掩映你太陽般的輝煌！
秋瑾，你是女性的榮光，
你是中華的矜傲，

你是俠女！你又是詩人！
讓千百萬的後代歌誦你
用生命寫下的
壯烈的詩篇！
讓千百萬的後代崇揚你
用鮮血塗描的
英勇的形象！

當暴風雨吹奏夜之葬曲，
「完工的日子近來」★
秋瑾的英名——
將如長空的日月，
照徹黎明期的桑叶地，
——永遠地輝煌！

★引自聖經

跋

星底夢讀後

穆 遜

敬愛的朋友：

在靜寂的深夜，伴着黯淡的植物油燈，我讀完了你的星底夢和我的自省。

我的意見是：任何作品都需要有作者的真實的感情，詩歌尤其不能例外。縱有美麗的詞藻和完整的形式，如果在作品中缺乏了真實的感情，那決不會引起讀者共鳴的。

讀完了你的星底夢，我覺得你，在這一點上是做到了的。你的作品是你的很好的寫真。

要做到這點也許並不是難事，你有「不甘寂寞」的感受。雖然你把寫作認為簡直是苦刑，而你還是寫了，因為你在其中也感到有一種愉快。但竟有一位外縣的讀者對你的詩會發生「意在何方」的疑問，問題的中心應該不僅僅是在感情的真實了。

人世間有這麼多各種各色的人，他們對周遭所發生的事情決不會有同樣的感受。就從對金錢這一件事來說吧，也有因失却了少額金錢而悲痛的守財奴；也有視金錢如糞土而「愛燈蛾撲火，殉

棄它的志向」(引自你的我愛)的人。我們應該同情前者呢？還是應該歌頌後者呢？這裏就牽涉到作者的寫作態度問題。

在你的詩中，我們確能辨認出你寫作的態度，這只要看你的棄嬰、風箏與小草、我愛、向日葵等幾首詩。而且你自己在我的自省中也提及到很想擴大你的視野，想表現些實生活中的悲劇。

擴大視野對作家是絕對需要的，不然他一定會感到行將寫完或無什麼可寫的悲哀；想表現實生活里的悲劇，這態度是極其好的。問題是在未擴大視野之前，是否無題材可寫，或無法表現實生活中的悲劇呢？

視野即使擴大了，若不把所感受到的加以深刻的研究和體驗，寫出來的作品，我的意思以為不一定就是好的。倒不妨先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裏找題材來寫，主要是開掘要深，不以浮淺的觀察為滿足，一面再要求自己的視野設法擴大開去。這就是我喜愛你的陽光比棄嬰和開學來得多的緣故。風箏與小草的嘗試也是很可喜的。

撫摸着你親自裝幀的詩集，我拉什地寫下了上面這些，我希望你把它看作僅僅是我的一點粗陋的意見。期待着你的詩集能早日出版，同時，衷心地預祝

成功！

一九四五年元旦

青春的歌手

魏無量

詩人歌青春的詩章在女聲等刊物上發表的時候已經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心底共鳴和注意，在事實上，因此也毋須本文的作者，在這裏多浪費寶貴的篇幅來評定這些詩章的價值，以及詩人歌青春可能在中國的詩的王國里應有的前途了；但因為本文的作者在對詩人歌青春的私人的友誼上，在對歌詩人的寫作過程上，比較地知道得頗為親切些，所以在讀了這些詩章之後，也和愛好這些詩的讀者一樣，非但欣喜，而且還有很多的感想要說。

首先，本文的作者想說，詩人歌青春正像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是一位青春的歌手，他的詩章則是孕育着青春的情感的歌唱。雖然，我們要指出，在這些歌唱中，歌詩人的情感的波動有時候還或多或少地帶有着難以捉摸的悲哀；但這種悲哀的本身是暫時的，積極的。在嫩子你還正年青，在陽光，在五月的雨，在夜雨，在鴿鈴，在春天的雪花等許多詩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很明顯的例子。

其次，詩人歌青春不但是一個真摯的青春之感情底歌手，他更是一個善於

刻劃，善於運用色彩的能幹的畫家。試舉幾個較明晰的例子來說吧，像江上、瓶花、夜雨、朝霧、陽光、窗……都是有着它們各自的優美之處的。在江上裏，我們看到灰色的天，白濛濛的霧，依稀中的幾片白帆，穿透雲霧的紅日，浮在江岸的村舍的屋脊，江水的絮語，以及一顆游子的歸心，瓶花中那朵花所代表着的一個「侵蝕於生之苦刑」中的姑娘，夜雨裏的「藍色的海」和「桃色的雲絮」……都擒住了我們遐遠的想像而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美底感覺。

第三，詩人歌青春的詩無論從形式或內容上說，都有着很廣闊的疆域。他很能够創造新的形式，也很能够灌注「力」的內容。如風箏與小艸、如我愛、如生活、如向日葵都讓我們看到了詩人歌青春在他自省中說的，對於民歌的形式的利用，以及他所說的「愛」與「憎」的表現。

自然，詩人歌青春正在邁步進展，在他的詩章達到更完善的詩的理想境界這一過程中，要克服的缺點也不是沒有的。不但是詩人自己承認他應該向充實生活這一個方向努力，就是我們也同意他應該有這樣的一個轉變。但是要詩人們走上這樣的道路——要詩人們面對生活的現實，認識這一現實，再把它當作

你的詩的主題來加以創造可不是一個單純而容易的過程。這需要詩人在思慮上的不斷鍛鍊，和在生活上的深刻體驗。我們祈待着詩人歌青春帶着他那火灼的青春的熱情跨向前進，在揚棄了華貴的詩的文句和詩的韻律，在放棄了美麗的風景畫的描繪之後，詩人歌青春能夠真的變成爲一個我們所渴望的歌手——青春的歌手！

一九四五・三月

附錄：

詩與民歌（代郵）

從僻遠的小城鎮寄來友情的信札和好意的詢問，這不是第一次。但你的信，髭鬚是一團溫暖的燄火點綴了這寒冷而滿有雪意的歲尾，却懷着更大的歡忻。你知道我曾經寫過一些詩和關於民間歌謠一類的文章，從而企求我發表一些「心得」或論文，這是你的謬愛，應該叫我一個於詩於民歌「不學無術」的人感到羞慚。

說實話，詩，在我雖也不乏抒寫的經驗，但我還得保持我有一次在另外一篇「自省」中說過的話：「我得坦白的自供，到目前爲止，自己尙缺乏系統的理解」。如果你不以爲這是掩蓋對自己的作品不負責任的推諉，那麼倒無妨站在詩和民歌的愛好上，表示一些粗淺的見解。

在文藝的王國里，和語言同時降生的詩歌，遠在人類的原始期，已同音樂和謠舞結合一體，伴隨着人類共同的操作而產生了。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中所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可就反映了當時詩樂舞合體的真相。中國詩經中的國風，印度的馬哈拉德，希臘的依利亞德和奧德賽，以及後一些阿剌伯民族的天方夜談，日本的萬葉集，這些矗立世界文學史上最初的豐碑，都是古代民間藝術（詩歌）的校園里獲得養料培植出來的。擇熟識的來舉例：

哥德所從事的傑作浮士德，是利用十六世紀流傳的民間傳說為「底本」而製成的。匈牙利的民族詩人裴多菲·山大，這位早年被嚴父驅逐家門的「劣子」，短期的過着遊行伶人的生活，流浪遍全匈牙利的僻鄉，他的接近民間歌謠，在其採取匈牙利民間故事為題材的敘事詩——勇敢的約翰（孫用譯）中找到密切的連繫。而來自民間，被稱作俄羅斯鄉村生活的記錄者底涅克拉索夫，在他的出色的詩作：嚴寒通紅的鼻子，在俄羅斯誰能自由和快樂（高寒譯）也明顯地表現他是一個十足屬於民間的詩人

次之，像託爾斯泰、杜格涅夫、法朗士、易卜生、施篤謨等大作家，他們

對民間的詩歌也有着密切的注意，往來和愛好。易卜生讚賞着說：「它（指民歌）是人類的詩的天稟的果實」，「它是人類詩的能力的總和」。

法國文豪法郎士在他沉醉於民間的藝術底欣賞中，曾經這樣提醒過那些漠視民間歌謠的藝術價值底詩人，他說：

「鄉間的老百姓是我們言語的創造者，是教導我們詩歌的先生。」

施篤瑪，這位十九世紀末期德國的代表作家。借着他的名著茵夢湖里的主人翁萊茵哈德的嘴也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在這些歌里面，發見出我們內心最深切的情感與苦痛，好像它們之作成，我們大家都有份似的。」

但是作家和民間文學的關係的密切，再也沒有比諸普式庚和高爾基，這二大人類心靈的雕刻匠更接近的了，在其長篇敘事詩奧涅金中，普式庚陳述過這樣的詩句：

「往詩歌的杯盞里，

我滲合了許多白水。」

我們不難瞭解這裏的「白水」二字，是指他的善於融用民間的語言而說的。真的，在他的詩歌的杯盞里，他曾經給我們留下摭集民歌豐富的形象所釀造的濃郁的美酒。至於一代巨匠的高氏，他和那些從書本上接近民間藝術的人，

又有顯著的區分。他生活在民間，民間詩歌，和民間藝術的包圍中，直接由民間的口頭摘集了豐美的珍寶，或者換句這位巨匠自己的話，他養育在民間的生命的泉源間，獲得了創作力。

講到民間文學留存中國文學史上的蹟業，它不僅賦與正統的書寫文學以新的內容，新的生命，並且當書寫文學在廟堂中瀕向窒息的時候，它又以新的姿態出現，創造了和發展了書寫文學各種各色新型式，挽救了正統文學的垂亡。

詩經時代的國風，漢初五言詩的起源，以及文學史各朝代表文體如：漢代的樂府，六朝的新樂府，唐五代的詞，元明的曲，宋金的諸宮調，無不由民間文學所滋養而成長起來的。它佔據了中國文學史主要的篇頁，創造了小說，戲曲，小令，曲，彈詞，唱本……各種重要的文體。

像生長在野田里的奇花異葩，民間歌謠也曾引起不少文人的驚異，改變了他們鄙夷不屑的看法，進而仿效寫成文人式的歌謠。可惜他們大多忘掉了野花的鮮麗，全然離不開土地、陽光、露水，所以這株奇花異葩移植到傳統的暖房中，便黯然失色，變成萎謝的枯花。劉禹錫的竹枝詞，鄭板橋的道情底所以尙富有不少的生氣，原因恐怕還得歸功於

他們沒有隔絕民間的土地，民間的生活

詩是語言・文字的藝術。作為一個詩歌的愛好者，應該有決心從活人的口頭擷集活的語彙，提鍊活的字藻，而不應該也不能躲在象牙塔式的暖室中，緊閉了房門，對天花板出神。歷史上偉大的詩人底光輝的蹟業曾經昭示着這一點真理：藝術不能離開活的人羣，詩歌不能離開現實的人生。這里不必過奢的冀求詩人，寫出永垂詩史的傑作。但一個詩人或一個詩歌的愛好者，倘若不願毫無誠意的裝腔作勢，徒以抒寫夢囈式的文字遊戲為滿足，那麼他必將不負責任的「胡作」，認作詩人的恥辱！

批判地接受人類歷史的文學遺產，和提鍊並發掘民間藝術（歌謠）的寶藏，是新詩的創作二大課題。但不論前者或後者，同樣地需待詩人誠意的學習和研究。

當詩由口頭的語言創作而遠離民間，蛻演為書寫的文字遊戲，也就是詩的歌唱機能萎縮趨向死滅的時代，民間歌謠的研究尤值得我們新詩人的注意。魯迅先生生前有句批評現代詩歌的缺點的話：「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

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佔了牠的地位！

要醫治詩祇能看不能讀的病症，口頭創作通俗化的民歌是一帖對症的藥，可以用來醫治詩歌的「啞症」，恢復他的健康的生命的歌唱，因為民歌的藥料中含有一大堆好的成分：

（一）內容通俗，反映民間現實的生活，替民間留下愛與恨的烙印。

（二）活人的口頭創作，為民間所傳頌誦詠，是口語化的產物。

（三）經過無數人的修正和補充，表現了民間心聲一致集體的情緻。

當然民歌是生長在鄉村泥土間的野花。惟其是野花，所以也沉黏上許多鄙俗粗糙的斑點，同時也濺染着傳統陋習的襲改竄造底污點。我們正不必將它看成神聖的東西，也不必抹殺它的缺陷。但總之，民歌的優點：內容現實情感真摯，口語化可歌唱性……應是新詩一條健全發展的康莊大道。

話是要說回來，關於詩和民歌我缺乏太少的研究，尤其是因為我是久住在都市里，離開鄉村的土地很遠，這是一件莫大的遺憾。因此我向你，那些居住在城鎮間有機緣跟民間口頭的歌謠親近的友人，深致羨慕。和民間朴質厚實的語言經常接觸，是對詩的寫作很有益處的事，正如陽光和綠色對人健康一樣可

以珍貴。至於如何接受民間歌謠的優點，揚棄它的缺陷，牽涉到新詩的創作方法諸問題，尙有待於同好的研討和實踐。當新的年頭啓端的日子，謹祝同樣的快樂和健康！ 一九四四，一二月。

✱

輯 後 小 語

爲着星底夢的出版，曾經打擾了不少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承受他們友情的援手，使得這本詩集得以經歷多種阻撓和艱難，而終於誕生。

感謝那些陌生的友人從僻遠的鄉城，寄來關切和鼓勵；同時也向許多幫助這本集子出版的友人，尤其是可敏，菊潭，展雲，士用，滋春，冠三諸友表示敬意。

勘 誤 表

面	12, 16, 18, 19, 21, 25, 26
行	17, 68, 12, 9, 7, 11, 7
誤	棹, 廊, 壁, 花瓶 鈴 鴿 翼, 百
正	棹, 廊, 壁, 瓶花 鴿 鈴 翼, 白

倘蒙同好，投以批評意見，讀後感想，請逕函上海郵政信箱一五八一號可也。

詩歌叢書第一冊

星底夢

作者：歌 青 春

出版：詩歌叢刊社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版

零售每冊三百五十元



77
167